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vibrant red. Overlaid on this is a complex, abstract design of thin, flowing yellow lines. These lines originate from the top left and sweep across the upper two-thirds of the cover in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curved strokes, creating a sense of dynamic movement and energy.

广东革命文艺史料

第二辑

广东省文化厅编

赠送 0348 9301

地址: 00394

《广东革命文艺史料》第二辑

焦岭县图书馆
藏书室

目 录

〔历史纵横〕

回忆三十年代广州的左翼文艺运动·····	欧阳山 (1)
给“左联”的一封信·····	陈黄光 (6)
三十年代前期广州左翼文艺运动和作家陈黄光 与潘皮凡·····	李筱峰 (12)
记香港中原剧艺社·····	李 門 (34)
回顾《中国诗坛》·····	陈残云 (48)
红棉枝头春声响 ——记20年代广东几个新诗人·····	李育中 (56)
我在香港人間画会的活动·····	廖冰兄 (63)
我所知道的香港新音乐社和中华音乐院·····	譚 林 (69)
香港虹虹歌咏团簡史·····	陆艾斯执笔 (74)
忆我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影片—— 《珠江泪》·····	王为一 (105)
往事杂忆——关于香港中华音乐院·····	李 凌 (115)
香港中华音乐院大事記·····	(124)
记“中艺”舞蹈发展的历程·····	梁 伦 (128)
艺海鈎沉忆“中艺”·····	吴继岳 (135)

〔摄影史話〕

- 一、大革命年代广州《民国日报》的摄影报道
.....吳 群(139)
- 二、在香港出版的抗战摄影画报和影集.....吳 群(147)
- 三、香港《正报》和《群众》周刊的摄影报道
一瞥.....吳 群(155)

〔人物志〕

- 紅色女歌手——李素娇烈士传略.....楊增兰(162)
- 陈波儿.....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整理(169)
- 蔡楚生.....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整理(174)
- 司徒慧敏.....中国电影家协会广东分会整理(181)

〔往事回首〕

- 解放以来广东省文化行政机关沿革概况和
主要领导人名录.....(186)
- 珠江电影制片公司30年巡礼.....楊光伟(198)
- 《广东革命文艺史料》征稿启事.....(219)
- 《广东革命文艺史料》編輯室成員名单.....(221)

回忆三十年代广州的 左翼文艺运动

欧阳山

（一）1931年到1937年广州文化活動組織变化情况

1933年以前，广州文化活動組織不少，其中有一般文化社和广州文艺社。广州文艺社于1932年9月建立，是对外名称，对内名称是普罗作家同盟。普罗作家同盟有欧阳山、赵慕鴻（女师教师）、龔明（南海中学教师）、草明（女师学生，现在东北）、伍翠云（女师学生）、唐鷹（广雅中学学生）、許介、孔凤仪、易巩（均南海中学学生）……等10多人。以欧阳山、赵慕鴻、龔明、草明、伍翠云为执行委員。一般文化社和广州文艺社这两个組織是分別开展活动的，前者与上海社联联系。后者通过魯迅先生与上海左联联系，后来认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經過几次会议討論研究后，于1933年初合併，成立广州普罗文化同盟，后来又改为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文总”广州分盟）。但各組織仍保留，分別单独开展活动。

“文总”广州分盟成立了执行委員會，由七人组成。（社联是：何干之、譚国标、溫盛剛等四人，左联是欧阳山、龔

明，剧联是胡春冰），书记是何干之。执委会无日常性工作，只是开会研究一些问题，布置工作等。

“文总”广州分盟由于一般文化社与广州文艺社的活动要求不同，便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因为广州文艺社希望能多搞活动，要把作品带到工人、学生中去，因此，公开活动多，容易暴露。而一般文化社是搞社会科学的，主张搞隐蔽活动，不到工人中活动，只是组织一些读书会，研究讨论一些问题。这样，“文总”广州分盟便于1933年6月由双方协议解散。

因在党内“左”倾路线影响下，加之我们在政治上还幼稚，所以文化活动搞得很“左”，易暴露。1933年8月，我和草明被公安局通缉，离穗到沪，在上海文总工作。何干之回乡后经过一段时间也到上海，当时留在广州左联的龔明同志，因公开参加太古洋行海员罢工活动，被暗探所捕。1933年8月后，国民党把文化活动当作是中共省委的活动，开始大批迫害逮捕文化活动人士（过去一年我们能开展活动主要是以公开职业作掩护），胡春冰被捕后无耻叛变，谭国标、温盛刚、龔明等同志在被捕后光荣牺牲，到1934年，广州文化活动组织就彻底被破坏了。

1935年秋后，广州文化活动又慢慢恢复起来，建立了广州艺术家协会（普罗作家同盟盟员转入此组织，此组织坚持到抗战爆发），下设文学部、戏剧部、美术部、音乐部等，文学部与上海左联联系（即与我联系），广州艺术家协会文学部和我联系的人先后有：胡瀝（现在顺德文化馆工作）、唐鷹（即唐凌鷹，现是广东省委党校党委办公室主任）、許介（抗战时遭遇日军，牺牲）、孔凤仪（在抗战时病故）等。广州艺术家协会成员曾参加1936年1月13日广州爱国学生反

日示威游行（即荔湾惨案）。

（二）“文总”广州分盟活动情况（包括“文总”广州分盟成立前后普罗作家同盟的活动）

广州文化活动没直接与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发生联系，听说当时市委被破坏、活动中断，省委机关设在香港。文总广州分盟的活动主要有：

（1）出版刊物。社联出版《一般文化》，谈哲学社会科学的多。（我只看见两三期）。左联于1932年9月创办广州方言刊物《广州文艺》（周刊），共出了二十多期，主张大众文艺，抗战文艺，进行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等宣传，是公开出版的。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禁止出版，便于1933年5月改出版《大家新闻》，以文艺形式搞报告文学，是秘密出版，不公开售卖，只出版三、五期，于1933年9月停止。左联还用广州方言出版了《附丝女失身记》（草明作）和《单眼虎》（欧阳山作），均以抗日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另外，当时的进步刊物还有《天王星》（中大学生杜埃、饒彰风主编）、《绿洲》（此刊名可能记错，潘皮凡主编）、《万人杂志》（胡春冰主编）等。

（2）左联搞过统一战线的文艺活动，于1932年11月，在“北园”召开大会，成立“作者俱乐部”，共有七、八十人，主要成员有：欧阳山、胡春冰、厉厂樵、华嘉、楼楼、饒彰风、杜埃、潘皮凡、袁文殊、白嘉、陈芦荻等，此组织主张进步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要继续发扬五四传统等。曾推出欧阳山、胡春冰、厉厂樵为“作者俱乐部”章程起草委员。后来因国民党反动派提出警告，胡春冰、厉

厂機不敢搞下去，就沒有继续活动了。

(3) 举行紀念集会。①1933年“一·二八”紀念会，是由“文总”广州分盟发起的，在河南一院子里举行，到会者有三、四十人（其中群众10多人），以知识界为主，有几个店員。在会上，何干之、欧阳山、譚国标等讲了話，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战反帝意义，要反对国民党卖国等，与会者热情較高。②1933年“五一”劳动节紀念会。在小北凤凰台山上举行，这地方較隐蔽，国民党反动派不知道，到会者共100多人，盟員均到会，除外是群众，主要是学生。“文总”广州分盟执委都讲了話，讲話内容主要是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国民党，打倒蔣介石，建立苏維埃，迎接紅軍等（迎接紅軍只停留在口头宣传，沒具体行动，紅軍也沒到广州），此次集会比“一·二八”集会更热烈。

(4) 經常搞飞行集会，张贴标語，散发传单，特別在1933年5月以后，如“五一”、“五三”、“五五”、“五七”、“五卅”等紀念日均有活动。有时几个人在街上突击讲几句话就走，有时在人多的地方散发传单，有时在偏僻的地方张贴标語……等，来鼓动群众的情緒，这些活动与党的活动差不多，都是过左的做法。

(5) 组织“讀書会”。在工人、学生、职員中一共组织了11—15个左右，約三、四人或七、八人左右为一小组，它是“文总”广州分盟的外围组织，以社会科学、馬列主义、哲学基本知识，国际問題小册子，時事問題小册子，进步作品，文艺理論等为内容，这组织一直存在到1933年9月。

当时广东在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和陈济棠的反动統治下，文化战綫的革命活动常受国民党省党部，特別是宪兵司

令部和广州伪公安局的迫害，我们虽然坚持斗争，但损失很大。

（三）对上述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活动的看法

广州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活动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活动的一部分，当时在全国各省中广州是比较活跃的，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较多，特别是音乐、美术、戏剧、文学等方面，它在知识分子中起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做法、主张、口号、要求过高过“左”（如：打倒资本主义、迎接红军等），在今天看来，有不恰当的地方。当时党内政治路线犯了“左”倾错误，文化战线上犯“左”倾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敌人也并不老练，革命与反革命的交错斗争又处于抗日运动初期，因此，我们能在一定的场合中开展公开的活动。

总之，当时文化战线上宣传马列主义启蒙思想，提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求，和初步鼓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对一般知识分子，部分市民宣传阶级斗争的道理都曾收到一定的效果。如果不搞得过“左”，效果会更大，影响会更广泛，时间也会延续更长些。后来的广州艺术家协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因为那时党已批判了“左”倾路线，上海左联也改变做法，同时面临全国抗战，因而，没有那么“左”，合法斗争多些，损失也较少。

（这是省委党史研究室陈登才、钟宁羽同志于1964年2月3日访问欧阳山同志后，根据记录整理的，现经欧阳山同志重新审阅过）

给“左联”的一封信

陈 黄 光

編者說明：陈黄光（1904—1935），原名陈錫光，号再华，浙江省平阳县人，中共党员，1929年下半年至1934年在广州培正中学任国文教員，同时为党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并积极参加广州的左翼文艺运动，1934年11月26日被广东軍閥陈济棠的特务机关逮捕，在獄中坚貞不屈，1935年1月24日牺牲。本文是他在1933年7月1日写给上海“左联”的信。白明是他的笔名。

亲爱的左联同志们：

我实在觉得高兴，这回能得到林同志底介紹跟你们通这第一封信。

我受着香港黑炎、陈光、李拉特、广州潘皮凡这几位同志底委托，特地到这里来，想向你们有所报告，同时还想有所請求。

我们这几个人中，有些往时是在“组织”中工作过的，后来因屡經拘禁，逃亡，便跟“组织”失去联系。现在我们都是供职于教育机关跟言論机关，平时干各自正常的业务外，还共同参加当地的文艺运动，因此，对于文艺界一般的情形

頗为熟悉，现在便想試着在这儿給你们作一个简单的报告。这，你们想必是很喜欢听的吧。同时，我们都感到自己的学识、經驗、能力都很不够，此后继续从事文艺运动，所要請求你们切实指导的地方还多，你们也想必是很愿意答应我们这些要求的吧。

且让我先报告广州文艺界底情形。这一年来，广州的文艺界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之沉悶的，广州的文化环境太差，許多书都成禁书，小小的街头报摊也要繳保証金，所有小报也都要經审查。还有学校图书馆、印刷局也时常受搜查，真可說得上是雷厉风行，看来似乎所有所謂“反动的”出版刊物都該完全禁絕了。至于戏剧方面，自从戏剧审查会成立后，对于苏联影片特別不放松，任意剪裁，如女性的消遣（即馬車夫）被剪成宣传宗教的影片，亚洲风云跟后会（即重逢），却終于不許放映。最近两个月，因西南一班政客密謀反抗中央跟倒陈，于是“总部”厉行信件检查，凡从南京、香港寄来的信，平均三封中有一封被拆看，这样虽然那些检查員只是虛应故事一般，随便一剪、一封、一盖印就算了事，却足以駭得人不該說話了。

知道政治是这般反动，便无怪文艺界之沉悶了。广州文艺期刊有較多讀者的，要算多談风月的民国日报副刊黄花、晨报几个副刊，跟那一个社会局職員編的无聊的文字做幌子的东方文艺相比，公开的最大的团体要算去年厉庵樵发起的作者俱乐部，以动员全广州作者推进南中国文学运动相号召，一时加入的达400人，但因大家沒有共同的立場，跟共同的行动方向，成立后，勉强出了一期作者周刊便即解体了。比較活跃的戏剧团体只有一个中大抗日剧社，一年来曾公演

两次，最近联合五六个学生戏剧团体，成立抗日剧联，此外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然而这般沉闷的却只是表面，暗地里还有不少的青年，他们反抗压迫，不受监视、监禁、迫害的威吓，仍很勇敢地在秘密结社，秘密出版刊物，这样汇成文艺界的潜流，将来终有一日会泛滥地面成为洪水的。这样的社团主要的是：

1、广州文艺社。在罗西领导之下，社员只四五人，以提倡粤语文艺为目的，出版广州文艺二十期，后来秘密出版两本粤语章回小说，分散于工农之间。

2、中国新诗歌广州支部。由罗晓魂主持出诗与剧，只见到一期。

3、绿天社。有几年历史的学生团体，社员有百来人，散处国内，主干是宋亦非、梁惜芳、出《绿天》半月刊，自第五卷第一期起革新内容，显然左倾，现在出到第三期。

4、新文艺评论社。主持的是潘皮凡跟我，初有社员十几人，自新文艺评论创刊号被禁后，社员有些游离开去，最近秘密扩大组织，邀绿天社主要分子加入，秘密出版新兴文艺，第一期欢迎巴比塞专号。

5、一般文艺社。是秘密团体，社员人数不知多少，以前出一般文化三期，近出文化战线一期。

6、前卫戏剧作家同盟。在胡春冰指导下，人数似乎不多，无刊物，也无公演。

7、青年文艺社。新的学生团体，有十几个人，暗受新文艺评论社的指导。

8、天王星社。只知里面有中大学生，自去年刊报被禁，编辑溜走，至今没有消息。

9、艺术新聞社。曾出艺术新聞三期，頗精彩，近无消息。

10、爭取言論自由大同盟。是新文艺評論社、綠天社、前卫戏剧作家同盟、一般文化社跟广州文艺社五个团体秘密组成的，以反抗现政府、爭取自由为目的，现已解体。

此外也許还有别的团体，但非我所知了。只就以上各团体說，有的已經解散，但大多数仍然存在，且大多数是非公开的，在现实这般严重的反动政治之下，都有逼着走那一条到地底下去的路的可能。这些团体底组织却很简单，大抵只設書記、组织、出版各一人，会是至少每周开一次。且很注意外圈组织，以吸收优秀分子。不过各团体之間，門戶之見太深，缺乏大团结的精神，从前爭取言論自由大同盟所以解体，便为的这个緣故。記得今年5月28日秘密召集的五卅紀念筹备会，到会的多到六七十人，而結果却只各团体彼此互相抨击一場，大家忘却当前的重大的任务。各团体的經濟大都很困难，即小刊物都不能定期秘密的出，往往若湊得相当数目的錢便出它一期，沒一定的篇幅，沒一定的名字，可說是游击式的。发行刊物的方法，一是托学校門房代售（从前上海出的文化月报跟艺术与教育便是交由中大跟一中門房代售的）。二是当旧杂志賤卖给旧书摊。三是寄給各校学生团体。（所以不寄給学校图书馆，是因为这类刊物，现在不同从前，很难騙过館員的眼目，被扔到字紙簍里去，寄給学生团体，即便至少会給職員们看到，而且也許会使他们觉得希奇彼此传着呢，这样便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以上是广州方面的一般情形。至于香港，文化运动尤其消沉，英帝国主义者之取締言論出版自由，手段之严厉，并不下于国民党軍閥。今年五月頒布的出版条例，其中有一条

是，凡在本地出版的定期刊物每种須納三千元之保證金。香港政府所认为反动的是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个名詞是一切香港出版物上所沒有的，香港的出版界，只報紙特別熱鬧，国民党党中各大派都自有報紙在那儿，彼此互相丑詆，互相揭发隐私，看来煞是有趣。主要的报是蔣派的东方、天南，汪派底南华，西南底新中（粵民政厅长林翼中办的），胡派底中兴，国家主义派底时报。各报大抵有文艺副刊，各自有固定的撰稿者，內容都很浅薄无聊。只南强底电流有时登些苏联作品翻譯，比較可看。独立的文艺报刊物就沒有了。最近有人发起一个群力社，拟出一月刊，定名小齒輪，在澳門印刷。我们正打算侵占其篇幅，以不令其夭折为限度。文艺团体往时都多，却沒有一个有較正确的主张的，近来陈光、李拉特发起一个香港文艺研究社，頗有生气，出一刊物名春雷，創刊号是欢迎巴比塞专号。这团体有工农通訊二十几人。还有一个白話剧社，也是陈光在里面主持的，蔣介石的蓝衣党想收买，迄未得手。

最近得到一个頗重要的消息，便是香港学生界有组织学生会之议。香港学校原很多，都是变相的书塾，每校人数最多不过百人，少則数人都有，功課不是英文，便是四书五經，教师冬烘，学生一向不活动，一向散漫沒有组织，如今竟有人在发动学生运动。惟其是新发动的，所以特別值得注意，若如广州的学生会、救国会完全为軍閥所收买了，便很少希望了。香港方面的情形大概如此。

香港跟广州同是南方最大的都市，虽一是中国地方，一是英国殖民地，而两地距离不远，交通便捷，經濟上的关系极密切，我们如要发动文艺或文化运动，必定要把这两地联

成一气，而且正因为两地在不同的統治权支配下，恰如上海租界跟华界一样，可以給予秘密工作上許多方便。

我们深觉在反动的迫害的統治下，尤其是反映农村破产，国外——美国、南洋——商业完全失敗，經濟来源断絕，小资产阶级破落，失业狂高涨的左傾意识明显时，实在有利用这时机：组织两地所有前进的文化工作者，推进文化运动之必要。我们这几个人，都立志委身于革命事业，但以我们过去的教养，现在的处境的关系，只能先致力于文艺方面，我们愿意学习，愿意受严格的訓練，我们怎样地希望得到正确的意识，怎样地希望走正确的路綫，可是我们有时却惶惑了，即如我们平时都很注意文艺理論的，当第三种人問題发生时，我们特別留意你们左联底理論各人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都有，不知究竟什么是左联底代表理論，因为以我们的浅見，象左联这样的一个领导机关，对于当前的重大問題應該有正式的代表言論发表，然而我们竟不知道。我们也都知道团結是力量，文字是武器，可是却不知怎样的团結法，才能收到工作上最大的效率，还不知道用怎样的手段最有效地使坚定的或游移的青年受煽动，受感化。我们也时常有所写作却不自知好或丑，正确或不正确。总之，我们缺乏指导者，我们正需要指导者，我们也在寻求指导者，你们可肯让我们象小兵卒一样，投入你们底陣营里去，受你们的教导，在延长到全国、全世界的文化战綫上，让我们独当粵港一面嗎？这是我们底請求，我们竭誠地在等待你们切实的答复。我们底通訊处是香港旺角花园街一四五号四楼陈云光。

敬致革命的敬礼！

白明上 七月一日

三十年代前期广州左翼文艺运动和作家陈黄光与潘皮凡

李筱峰

一、陈黄光和潘皮凡的簡历

大革命失敗后，广东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到三十年代初期，党组织仍未恢复。这个时期，有两位革命作家分别从上海和汕头来到曾經是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这两位革命先輩的名字是陈黄光和潘皮凡。

陈黄光(1904—1935)是1929年下半年由上海到广州的，潘皮凡(1909—1979)也是1929年下半年由汕头到广州的。陈黄光原名陈錫光，号再华，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鳌江。父亲是一个正派的紳士，主办全县有名的鳌江公学。家教严格，父母的公正、严謹、艰苦和負責精神对他的一生有巨大的影响。21岁，在温州艺文中学毕业后，进入天津南开大学，只讀半年，就轉学上海自治学院，讀了三个学期，又回家自讀。半年后，轉入上海光华大学。讀了两年，在1928年冬毕业。在大学时，学世界語，成为世界語学者，交往世界語的朋友很多，經常参加世界語学者的集会，曾翻譯过《汽犁》一首

詩（登在上海《世界》杂志）而获奖。1929年下半年，到广州教会学校培正中学当国文教员。初到培正时，担任全校的国文主任兼教员，改两班学生作文，编校刊，编《培正文艺》等；不久就走出学校，以世界語和文艺为武器，倡导和参与世界語和革命文艺活动。曾在培正中学的邻校培道女子中学开设世界語夜班。1931年10月，他写给他爱人晶华的一封信中提到：“我近来真忙，当全校国文主任兼教员，改两班学生作文，编校刊，编《培正文艺》兼舍监，最近又兼管饭厅，又兼高中三年级主任，又当‘世界語学会’会长，又当世界語学会会刊《綠波》編輯。”《再华文拾》的传略上說：“从那以后，上課的钟点仍旧，只是課外的事一天多似一天，尤其是校外的事。”所謂校外的事，就是倡导和参加世界語和革命文艺活动。潘皮凡原籍是广东合浦县（现改属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轄），1909年11月15日出生于广东汕头市，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广州話、上海話和潮州話，个子瘦高，清秀文靜的长形瓜子脸，目光閃灼。1926年至1928年，皮凡的外祖父，皮凡父子和一些亲友合股拍一部名为《俠义姻緣》的电影，这部影片的内容是一个名叫潘蓮影的受苦的农村姑娘被歹徒劫去汕头礮石，卖给地主为妾，俠士見义勇为把她救了出来，他和姐姐分别担任男女主角。这部影片曾經在汕头、香港和南洋上演过，但拍完片后他父亲也就破产了。1928年在汕头蓬洲小学、烏汀小学和市立第三小学任国文教员，同时从事写作，以皮凡、俊若、多灵、波迅等笔名投稿到广州、上海的报刊发表。1929年下半年到广州。1930年到1933年夏秋，担任广东省立一中（后叫广雅中学）国文教员，这时他才23岁。

陈黄光和潘皮凡是那个年月入党的？根据1979年我去上海会见当年担任中央特科的领导的吴成芳同志时，他说1933年9月他接收从广州介绍来的潘皮凡时，是作为党员来接收的，又根据潘皮凡在1961年6月28日从上海给广州市委宣传部写的党史资料说明他们两人都是1933年7月正式成为党员的。这份资料说：“我于1933年7月在广州找到了党的关系，但不是广州当地党的关系，而是直接与党中央发生联系。简单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与已于1935年在广州牺牲的陈黄光同志，由于合作办进步的文艺刊物，曾经被反动派没收，故迫切需要我党的关系，盼望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文艺工作，但当时无法在广州找到党的关系，因陈是浙江温州人，在广州培正中学教书，曾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他说同学中有的已经入党的，到上海或者有办法找到党的关系。他来上海约1个月，到7月间回广州，并对我说，已经找到了一个在党中央财政部门工作的同志，由这同学的介绍找到了党的关系，党已决定领导我们两人的工作，但主要的工作是要我们两人收集一些广州反动派方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报，由陈同志密写寄来上海（笔者注：这个部门就是中央特科），我与陈同志一起工作了两个月，到当年9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我，我逃离广州后，陈同志继续在广州坚持工作。”

二、广州左翼文艺运动

陈黄光和潘皮凡从1930年到1935年间，一直积极的参与当时广州每一个重要文艺社团的活动，1932年10月24日，带有统战色彩，成分比较复杂，以胡春冰、厉厂樵、罗西（欧